



卷二二一·卷二七四

明史

简体字本



中华书局

明 史

五

〔清〕张廷玉 等撰

中 华 书 局

明史卷二百十一

列传第九十九

马永 梁震 祝雄 王效 刘文 周尚文 赵国忠
 马芳 子林 孙炯 炉 飏 何卿 沈希仪
 石邦宪

马永，字天锡，迁安人。生而魁岸，骁果有谋。习兵法，好左氏春秋。嗣世职为金吾左卫指挥使。正德时，从陆完击贼有功，进都指挥同知。江彬练兵西内，永当隶彬，称疾避之。守备遵化，寇入马兰峪，参将陈乾被劾，擢永代。战柏崖、白羊峪，皆有功。

十三年进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，镇守蓟州。尽汰诸营老弱，听其农贾，取佣直给健卒，由是永所将独雄于诸镇。武宗至喜峰口，欲出塞，永叩马谏。帝注视久之，笑而止。中路擦崖当敌冲，无城堡，耕牧者辄被掠。永令人持一月粮，营崖表，版筑其内。城廨如期立，乃迁军守之。录功，进署都督同知。

嘉靖元年，金山矿盗作乱。遣指挥康雄讨平之，塞其矿。朵颜把儿孙结诸部邀赏不得，盗边。永迎击洪山口，而伏兵断其后，斩获过当，进右都督。已，复馘其骁将，把儿孙不敢复扰边。大同兵变，杀巡抚张文锦，命桂勇为总兵官往镇，而议将抚之。永言：“逆贼干纪，朝廷赦其胁从，恩至渥也，顾犹抗命。今不剿，春和北寇南牧，叛卒勾连，祸滋大。宜亟调邻镇兵，克期攻城，晓譬利害，悬破格之赏，令贼自相斩为功，元

凶不难殄也。”乃命永督诸军与侍郎胡瓚往。会乱平，乃还镇。

永上书为陆完请恤典，且乞宥议礼获罪诸臣。帝大怒，夺永官，寄禄南京后府。巡按御史丘养浩言：“永仁以恤军，廉以律己，固边防，却强敌，军民安堵，资彼长城。闻永去，遮道乞留，且携子女欲遂逃移。夫陆完久死炎瘴，非有权势可托。永徒感国士知，欲效区区之报。不负知己，宁负国家？祈曲赐优容，俾还镇。”顺天巡抚刘泽及给事、御史交章救之，俱被遭。永竟废不用。永杜门读书，清约如寒士。久之，用荐金书南京前府。大同军再乱，廷臣交荐。召至，已就抚，复还南京。

十四年，辽东兵变。罢总兵官刘淮，以永代之。大清堡守将徐颢诱杀泰宁卫九人。^{〔1〕}部长把当孩怒，寇边，永击斩之。其族属把孙借朵颜兵报仇，复为永所却。已，复入犯。中官王永战败，永坐戴罪。

辽东自军变后，首恶虽诛，漏网者众。悍卒无所惮，结党叫呼，动怀不逞。广宁卒佟伏、张鑑等乘旱饥，倡众为乱，诸营军惮永无应者。伏等登谯楼，鸣鼓大噪，永率家众仰攻。千户张斌被杀，永战益力，尽歼之。事闻，进左都督。

永畜士百余人，皆西北健儿，骁勇敢战。辽东变初定，帝问将于李时。时荐永，且曰：“其家众足用也。”帝曰：“将须文武兼，宁专恃勇乎？”时曰：“辽土新定，须有威力者镇之。”至是，竟得其力。都御史王廷相言：“永善用兵，且廉洁，宜仍用之蓟镇，作京师藩屏。”未及调，卒。辽人为罢市。丧过蓟州，州人亦洒泣。两镇并立祠。

永为将，厚抚间谍，得敌人情伪，故战辄胜。雅知人。所拔卒校，后多至大帅。尚书郑晓称永与梁震有古良将风。

梁震，新野人。袭榆林卫指挥使。嘉靖七年进署都指挥僉事，协守宁夏兴武营。寻充延绥游击将军。廉勇，好读兵书，善训士，力挽强命中，数先登。擢延绥副总兵。与总兵官王效却敌镇远关，进都督僉事。

吉囊、俺答犯延绥，震败之黄甫川。寻犯响水、波罗，参将任傑大败

之。吉囊复以十万骑入寇，震大破之乾沟，获首功百馀。先后被奖赉。已，增俸一等。乾沟凡三十里，当敌冲。震浚使深广，筑土墙其上，寇不复轻犯。

十四年进都督同知，充陕西总兵官。寻论黄甫川功，进右都督。明年移镇大同。大同乱兵连杀巡抚张文锦、总兵官李瑾。继瑾者鲁纲，威不振，兵益骄，文武大吏不敢要束。廷议以为忧，移震往。震素畜健儿五百人，至则下令军中，申约束。镇兵素惮震，由是帖服。寇入犯，震破之牛心山，斩级百馀。寇愤，驻近边伺隙。时车驾祀山陵，震伏将士于诸路。寇果入，大破之宣宁湾，又破之红崖儿，斩获甚众。进左都督，荫一子百户。震父栋，前阵亡。震辞荫子，乞父祭葬，帝喜而许之。毛伯温督师，与震修镇边诸堡，不数月工成。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赐其家银币，加赠太保，谥武壮。

震有机略，号令明审。前后百十战，未尝少挫。时率健儿出塞劫敌营，或议其启衅。震曰：“凡启衅者，谓寇不扰边，我横挑邀功也。今数深入，乃不思一挫之耶？”震歿，健儿无所归。守臣以闻，编之伍，边将犹颇得其力。

代震者辽东祝雄，起家世荫。历都督僉事。自山西副总兵迁镇大同。被劾解职，起镇蓟州。善抚士，治军肃。寇入塞，率子弟为士卒先。子少却，行法不贷。世宗书其名御屏。为将三十年，布袍毡笠，不异卒伍。既歿，遗赀仅供殓具。蓟人祠祀之。

王效，延绥人。读书能文辞，嫻韬略。骑射绝人，中武会试。嘉靖中，累官都指挥僉事，充延绥右参将。出神木塞，捣寇双乃山，斩获多。寻擢延绥副总兵。

十一年冬，进署都督僉事，充总兵官，代周尚文镇宁夏。吉囊犯镇远关，效与梁震败之柳门。追北蜂窝山，蹙溺之河，斩首百四十有奇。

玺书奖赉。

吉囊十万骑复窥花马池，效、震拒之不得入，转犯乾沟。震分兵击，遂趋固原。总兵官刘文力战，寇趋青山岷，大掠安定、会宁。效方败别部于鼠湖，追至沙湖，疾移师往援，破之安定，再破之灵州，先后斩首百五十馀级。总制三边尚书唐龙以大捷闻，而巡按御史奏诸将失事罪。给事中戚贤往勘，奏：“安、会二县多杀掠，文当罪。然麾下卒仅八千，倍道蒙险，纓八九万方张之寇，殊死战，宜以功赎。震乾沟，效鼠湖、沙湖、安定、灵州之战，以孤军八百，当寇万馀，功俱足录。龙亦善调度。”诏文夺职，震、效赉银币，龙一子入监。是役也功多，执政尼之，故赏薄。御史周铁以为言，龙、效、震各加一级，效进都督同知。寻以清水营功，进右都督。寇以轻骑犯宁夏，效伏兵打铠口，俟其半入横击，败之，而防河卒复以战艘邀斩其奔渡者。捷闻，进左都督。寇愤，设伏诱败之，贬右都督。十六年移镇宣府。逾年卒，谥武襄。

效言行谨饬，用兵兼谋勇，威名著西陲。与马永、梁震、周尚文并名为名将。

刘文者，阳和卫人。袭指挥同知。屡迁署都督僉事，凉州右副总兵。嘉靖八年以总兵官镇陕西。大破洮、岷叛番若笼、板尔诸族，斩首三百六十有奇。十一年，寇西掠还，将犯宁夏河东，文击破之。积前功，进都督同知。后落职，起镇延绥，改甘肃。卒，亦谥武襄。

周尚文，字彦章，西安后卫人。幼读书，粗晓大义。多谋略，精骑射。年十六，袭指挥同知。屡出塞有功，进指挥使。

寘鐫反，遏黄河渡口，获叛贼丁广等，推掌卫事。关内回贼四起，倚南山，尚文次第平之。御史刘天和劾中贵廖堂系诏狱，事连尚文。拷掠令引天和，终不承，久之始释。已，守备阶州。计擒叛番，进署都指挥僉事，充甘肃游击将军。

嘉靖元年改宁夏参将。寻进都指挥同知，为凉州副总兵。御史按部庄浪，猝遇寇。尚文亟分军拥御史，而自引麾下射之，寇乃遁。尝追寇出塞，寇来益众。尚文军半至，麾下皆恐。乃从容下马，解鞍背崖力战，所杀伤相当。部将丁杲来援，寇始退。尚文被创甚，乃告归。寻起故官。吉囊数踏冰入。尚文筑墙百二十里，浇以水，冰滑不可上。冰泮则令力士持长竿铁钩，钩杀渡者。

九年擢署都督僉事，充宁夏总兵官。王琼筑边墙，尚文督其役。且浚渠开屯，军民利之。寇掠西海，过宁夏，巡抚杨志学议发兵邀。尚文不从，劾解职。

久之，起山西副总兵。寇由偏头关趋岢岚，尚文转战三百里，破之，与子君佐俱伤，费银币。寻以总兵官镇延绥。寇犯红山墩，力战败之，被赉。吉囊复大掠清平堡，坐夺俸。

尚文优将才，负气桀傲，所至与文吏竞。文吏又往往挫折之，以故弥不相得。巡抚贾启劾尚文老悖，兵部请调之甘肃。帝不从，各夺其俸。巡按张光祖言两人必不可共处，乃革尚文任，亦贬启秩。吉囊大人，抵固原。天和时已为总督，激尚文立功。奋击之黑水苑，杀其子号小十王者，获首功百三十馀。乃以为都督同知。

二十一年用荐为东官厅听征总兵官兼僉后府事。严嵩为礼部尚书，子世蕃官后府都事，骄蹇。尚文面叱，将劾奏之，嵩谢得免。调世蕃治中，以避尚文，衔次骨。其秋以总兵官镇大同，请增饷及马。兵部言尚文陈请过当，方被诏切责，而尚文与巡抚赵锦不协，乞休，弗允，日相构。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镇。廷议：大同敌冲，尚文假此避，不宜堕其奸谋。乃以锦为甘肃巡抚。吉囊数万骑犯前卫。尚文与战黑山，杀其子满罕歹，追至凉城。斩获多，进右都督。已，寇由宣府逼畿甸，出大同塞而北。尚文邀之，稍有俘获。后寇复大举，犯鹁鸽谷，将南下。尚文备阳和，遣骑四出邀寇。寇遁，赐敕奖劳之。

总督翁万达议筑边墙，自宣府西阳和至大同开山口，^{〔2〕}延袤二百馀里，以属尚文。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，凡四百馀里，敌台千

餘。斥屯田四万餘顷，益军万三千有奇。帝嘉其功，进左都督，加太子太保，永除屯税。叛人充灼召小王子寇边，尚文侦得其使者，加太保，荫子锦衣世千户。终明之世，总兵官加三公者，尚文一人而已。

初，俺答及吉囊诸子盛强，诸边岁受其患，大同尤甚。自尚文莅镇，与总督万达、巡抚詹荣规画战守备边，民息肩者数年。尚文益招叛人，孤敌势，归者相属。二十七年八月，俺答伏兵五堡旁，诱指挥顾相等出，围之弥陀山。尚文急督副总兵林椿、参将吕勇、游击李梅及二子君佐、君仁出塞援，围始解。相及指挥周奉，千户吕恺、郝经等已阵歿。尚文转战，次野口，伏突起。殊死战，斩其长一人。相持月餘乃引去。尚文设伏，杀其殿卒而还。尚文三子俱罪戍，至是以父功得释。俺答数万骑犯宣府，万达檄尚文大破之曹家庄。录功，兼太子太傅，赐赉有加。其年卒，年七十五。

尚文清约爱士，得士死力。善用间，知敌中曲折，故战辄有功。自二十年后，俺答频扰边。宿将王效、马永、梁震皆前死，惟尚文存，威名最盛。严嵩父子谋倾陷。功高，帝方籍以抗强敌，谗不得入。暨卒，格恤典不予，给事中沈束以为言。嵩激帝怒，束诏狱。穆宗立，始赠太傅，谥武襄。

赵国忠，字伯进，锦州卫人，嗣指挥职。嘉靖八年举武会试，进都指挥僉事，守备暖阳。擢锦义右参将。连破敌，增秩，赐金币，进署都督僉事，为辽东总兵官。御敌有功，斩级百七十有奇。进都督同知，赐赉逾等。敌以八百骑从鸦鹘关入。都指挥康云战歿，裨将三人亦死，诏国忠戴罪立功。已，坐事被劾，命白衣视事。守备张文瀚御敌死，国忠坐解任。

寻起西官厅右参将，授都督僉事，提督东官厅。俺答大举犯宣府，总兵官赵卿不任战，命国忠代之。至岔道，^{〔3〕}寇已为周尚文所败，东走。国忠命参将孙勇率精卒逆击于大淖沱，败之。与尚文分道击，寇尽走，以功受赉。复坐寇入，降俸二等。俺答薄京师，国忠趋入卫，壁沙河

北。已，移护诸陵。寇骑至天寿山，见国忠阵红门前，不敢入。

三十一年再镇辽东。小王子打来孙以数万骑寇锦州，国忠御却之。明年入狮子口，督参将李广等逐出塞，斩擒五十人。寇屡入榆林堡、高台、蛤利河。先后掩击，获首功百五十有奇，进秩一等。寻被论罢。

国忠善战，射穿札，为将有威严。历两镇，缮亭障，练士马，边防赖之。

马芳，字德馨，蔚州人。十岁为北寇所掠，使之牧。芳私以曲木为弓，剡矢射。俺答猎，虎虓其前，芳一发毙之。乃授以良弓矢、善马，侍左右。芳阳为之用，而潜自间道亡归。周尚文镇大同，奇之，署为队长。数御寇有功，当得官，以父贫，悉受赏以养。

嘉靖二十九年秋，寇犯怀柔、顺义。芳驰斩其将，授阳和卫总旗。寇尝入威远，伏骁骑盐场，而以二十骑挑战。芳知其诈，用百骑薄伏所，三分其军锐，以次击之。奋勇跳荡，敌骑辟易十里，斩首凡九十级。已，复御之新平。寇营野马川，克日战。芳度寇且遁，急乘之，斩级益多。众方贺，芳遽策马曰：“贼至矣。”趣守险，而身断后。顷之，寇果麇至。芳战益力，寇乃去。亡何，战泥河，复大破之。累迁指挥僉事。以功，进都指挥僉事，充宣府游击将军。复以功，超迁都督僉事，隶总督为参将。战镇山墩不利，夺俸。已，袭寇有功，进二秩，为右都督。寻以功进左，赐蟒袍。偏裨加左都督，自芳始也。

三十六年迁薊镇副总兵，分守建昌。土蛮十万骑薄界岭口，芳与总兵官欧阳安斩首数十，获骁骑猛克兔等六人。寇不知芳在，芳免胄示之，惊曰：“马太师也！”遂却。捷闻，荫世总旗。未几，辛爱、把都儿大人，躏遵化、玉田。芳追战金山寺有功，而州县破残多，总督王忬以下俱获罪，芳亦贬都督僉事。

寻移守宣府。寇大入山西，芳一日夜驰五百里及之，七战皆捷。已，复为左都督，就擢总兵官，以功进二秩。寇薄通州，芳入卫，令专护

京师。寇退，再进一秩。寻与故总兵刘汉出北沙滩，捣寇巢。已，坐寇人，令戴罪。

四十五年七月，辛爱以十万骑入西路，芳迎之马莲堡。堡圯，众请塞之，不可。请登台，亦不可。开堡四门，偃旗鼓，寂若无人。比暮，野烧烛天，嚣呼达旦。芳卧，日中不起，敌骑窥者相属，莫测所为。明日，芳蹶然起，乘城，指示众曰：“彼军多反顾，且走。”勒兵追击，大破之。隆庆初，或为辛爱谋，以五万骑犯蔚州，诱芳出，而以五万骑袭宣府城，可得志。芳豫伐木环城，寇至不可上，遂解去。顷之，率参将刘潭等出独石塞外二百里，袭其帐于长水海。还至塞，追者及鞍子山。迎战，又大败之。荫子千户。

芳有胆智，谙敌情，所至先士卒。一岁数出师捣巢，或躬督战，或遣裨将。家蓄健儿，得其死力。尝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，多所斩获，寇大震。芳乃帅师至大松林，顿旧兴和卫，登高四望，耀兵而还。

时大同被寇，视宣府尤甚。总督陈其学恐扰畿辅，令总兵官赵岢扼紫荆关。寇乃纵掠怀仁、山阴间，岢坐贬三秩，遂调芳与易镇。俺答转犯威远几破，会其学率胡镇等救，而芳军亦至，相拒十馀日，乃走。芳谓诸将曰：“大同非宣府比，与我间一墙耳。寇不时至，非大创之不可。”乃将兵出右卫，战威宁海子，破之。其年，俺答就抚，塞上遂无事。

万历元年，^{〔4〕}阅视侍郎吴百朋发芳行贿事，勒闲住。已，起金书前军都督府。顺义王要赏，声言渝盟，复用芳镇宣府。七年以疾乞归。又二年卒。

芳起行伍，十馀年为大帅。战膳房堡、朔州、登鹰巢、鸽子堂、龙门、万全右卫、东岭、孤山、土木、乾庄、岔道、张家堡、得胜堡、大沙滩，大小百十接，身被数十创，以少击众，未尝不大捷。擒部长数十人，斩馘无算，威名震边陲，为一时将帅冠。石州城陷，副将田世威、参将刘宝论死，芳乞寝己荫子，赎二将罪，为御史所劾，敕戒谕。后世威复为将，遇芳薄，芳不与校，识者多之。

二子，栋、林。栋官至都督，无所见。林，由父荫累官大同参将。万历二十年，顺义王 喀克献史、车二部长，林以制敌功，进副总兵。二十七年擢署都督佥事，为辽东总兵官。林雅好文学，能诗，工书，交游多名士，时誉籍甚，自许亦甚高。尝陈边务十策，语多触文吏，寝不行。税使高淮横恣，林力与抗。淮劾奏之，坐夺职。给事中侯先春论救，改林戍烟瘴，先春亦左迁二官。久之，遇赦免。

辽左用兵，诏林以故官从征。杨镐之四路出师也，令林将一军由开原出三岔口，而以游击窦永澄监北关军并进。林军至尚间崖结营浚壕，严斥堠自卫。及闻杜松军败，方移营，而大清兵已逼。乃还兵，别立营，浚壕三周，列火器壕外，更布骑兵于火器外，他士卒皆下马，结方阵壕内。又一军西营飞芬山。杜松军既覆，大清兵乘锐薄林军。见林壕内军已与壕外合而陈，纵精骑直前冲之。林军不能支，遂大败。副将麻岩战死，林仅以数骑免。死者弥山谷，血流尚间崖下，水为之赤。大清遂移兵击飞芬山。佥事潘宗颜等一军亦覆。北关兵闻之，遂不敢进。林既丧师，谪充为事官，俾守开原。时蒙古宰赛、爰兔许助林兵，林与结约，恃此不设备。其年六月，大清兵忽临城。林列众城外，分少兵登陵。大清兵设楯梯进攻，而别以精骑击破林军之营东门外者。军士争门入，遂乘势夺门，攻城兵亦逾城入。林城外军望见尽奔。大清兵据城邀击，壕不得渡，悉歼之。林及副将于化龙、参将高贞、游击于守志、守备何懋官等，皆死焉。寻赠都督同知，进世荫二秩。林虽更历边镇，然未经强敌，无大将才。当事以虚名用之，故败。

林五子，燃、熠、炯、炆、飏。燃、熠，战死尚间崖。炯，天启中湖广总兵官。协讨贵州叛贼，从王三善至大方，数战皆捷。已，大败，三善自杀。炯溃归。得疾而卒。

炆幼习兵略，天启中为辽东游击。督师阁部孙承宗以其父死王事，奖用之，命代王楹守中右所。及巡抚袁崇焕更营制，以故官掌前锋左营。数有功，屡迁至副总兵，守徐州。崇祯八年正月，贼陷凤阳，大掠而

去。炉及守备骆举率兵入，以恢复告，遂留戍其地。八月，贼扰河南。总督朱大典命移驻颍、亳。事定，还徐州。十年，贼犯桐城，炉赴救，破之罗唱河。寻以护陵功，增秩一级。归德、徐州间有地曰朱家厂，土寇据之，时出掠。炉剿灭之。贼犯固始，大典檄炉及游击张士仪等分戍霍丘西南，扼贼东下，贼遂走六安。大典又移炉等驻寿州东，兼护二陵。当是时，长、淮南北，专以陵寝为重。炉驰驱数年，幸无失事。

十二年六月擢总兵官，镇守天津。久之，移镇甘肃。十五年督三协副将王世宠、王加春、鲁胤昌等讨破叛番，斩首七百馀级，抚安三十八族而还。其冬，督师孙传庭檄召不至，疏劾之。帝令察炉堪办贼，许戴罪图功，否即以赐剑从事。及炉至军，传庭贷其罪。已，复以逗留淫掠被劾，帝仍令戴罪自效。明年秋，传庭将出关。有传贼自内乡窥商、雒者，檄炉移商州扼其北犯。已而传庭师覆，炉遂还镇。未几，贼陷延绥、宁夏，遂陷兰州，渡河抵甘州环攻之。炉与巡抚林日瑞竭力固守。贼乘雪夜坎而登。士卒寒甚，不能战，城遂陷。炉、日瑞及中军哈维新、姚世儒皆死焉。弟颺为沔阳州同知，城陷，亦死之。炉父子兄弟并死国难。

何卿，成都卫人。有志操，习武事。正德中，嗣世职为指挥僉事。以能，擢筠连守备。从巡抚盛应期击斩叛贼谢文礼、文义。世宗立，论功，进署都指挥僉事，充左参将，协守松潘。

嘉靖初，芒部土舍陇政、土妇支禄等叛。卿讨之，斩首二百馀级，降其众数百人。政奔乌撒，卿檄土官安宁擒以献。宁佯诺，而匿政不出。巡抚汤沐言状，帝夺卿冠带。川、贵兵合讨，贼始灭，还冠带如初。五年春擢卿副总兵，仍镇松潘。陇氏已绝，改芒部为镇雄府，设流官。未几，政遗党沙保复叛。卿偕参将魏武、参议姚汝皋等并进，斩保等贼首七人，馀尽殄。录功，武最，卿次之，赐赉有差。黑虎五砮番反，围长安诸堡，乌都、鹁鸽诸番亦继叛。卿皆破平之，就进都督僉事。威茂番十馀砮连兵劫军饷，且攻茂州及长宁诸堡，要抚赏。卿与副使朱纨筑茂州外

城以困之。旋以计残其众，战屡捷，遂攻深沟，焚其碉砦。诸番窘，请献罪。卿责献首恶，番不应。复分剿浅沟、浑水二砦歼之。诸番乃争献首恶，插血断指耳，誓不复叛。卿乃与刻木为约，分处其曹，画疆守，松潘路复通。巡抚潘鑑等上二人功，诏赉银币，进署都督同知，镇守如故。久之，以疾致仕。

二十三年，塞上多警。召卿，以疾辞。帝怒，夺其都督，命以都指挥使诣部听调。未几，寇逼畿辅，命营卢沟桥。松潘副总兵李爵为巡抚丘养浩劾罢，诏以卿代。给事中许天伦言卿贿养浩劾爵，自为地。帝怒，褫卿及养浩官，令巡按冉崇礼核实。时兵事棘，翁万达复荐卿，还其都督僉事，都东官厅军马。已而崇礼具言爵贪污，“卿镇松潘十七年，为蜀保障，军民颂德，且贫，安所得贿”。帝意乃解。四川白草番为乱，副总兵高冈风被劾。兵部尚书路迎奏卿代之。卿再莅松潘，将士咸喜。乃会巡抚张时彻讨擒渠恶数人，俘斩九百七十有奇，克营砦四十七，毁碉房四千八百，获马牛器械储积各万计。进署都督同知。卿素有威望，为番人所惮。自威茂迄松潘、龙安夹道筑墙数百里，行旌往来，无剽夺患。先后莅镇二十四年，军民戴之若慈母。再以疾归。

三十三年，倭寇海上。诏卿与沈希仪各率家众赴苏、松军门。明年充副总兵，总理浙江及苏、松海防。卿，蜀中名将，不谙海道，年已老，兵与将不习，竟不能有所为。为巡按御史周如斗劾罢，卒。

沈希仪，字唐佐，贵县人。嗣世职为奉议卫指挥使。机警有胆勇，智计过绝于人。

正德十二年调征永安。以数百人捣陈村砦，马陷淖中，腾而上，连馘三酋，破其馀众。进署都指挥僉事。义宁贼寇临桂，还巢，希仪追之。巢有两隘，贼伏兵其一，使熟瑶给官兵入。希仪策其诈，急从别隘直抵贼巢。贼仓卒还救，遂大破之。荔浦贼八千渡江东掠，希仪率五百人驻白面砦，待其归。砦去蛟龙、滑石两滩各数里。希仪以滑石滩狭，虽众

可薄，蛟龙滩广，济则难图，欲诱致之滑石。乃树旗百蛟龙滩，守以羸卒，然柴以疑之。贼果趋滑石。希仪预以小舰载劲卒伏葭苇中。贼渡且半，乘洄急冲之，两岸军噪而前，贼众多坠水死，收所掠而还。从副总兵张祐连破临桂、灌阳、古田贼。进署都指挥同知，掌都司事。

嘉靖五年，总督姚镔将讨田州岑猛。用希仪计，间猛妇翁归顺土酋岑璋，使图猛，而分兵五哨进。希仪将中哨，当工尧。工尧，贼要地，聚众守之。希仪夜遣军三百人，缘山上，绕出其背。比明合战，则所遣军已立帜山巅，贼大溃败。猛走归顺，为璋所执，田州平。希仪功最，镔抑之，止受赉。镔议设流官，希仪曰：“思恩以流官故，乱至今未已。田州复然，两贼且合从起。”镔不从。以希仪为右参将，分守思、田。希仪请还乡治装，以参将张经代守。甫一月，田州复叛，镔罢归。王守仁代，多用希仪计，思、田复定。

改右江柳庆参将，驻柳州。象州、武宣、融县瑶反，讨破之。谢病归，顷之还故任。柳在万山中，城外五里即贼巢，军民至无地可田，而官军素罢不任战。又贼耳目遍官府，闾閻动静无不知。希仪谓欲大破贼，非狼兵不可，请于制府。调那地狼兵二千来，戍兵稍振。乃求得与瑶通贩易者数十人，持其罪而厚抚之，使诃贼。贼动静，希仪亦无不知。希仪每出兵，虽肘腋亲近不得闻。至期鸣号，则诸军咸集。令一人挟旗引诸军行，不测所往。及驻军设伏，贼必至，遇伏辄奔。官军击之，无不如志。已，贼寇他所，官军又先至。远村僻聚，贼度官军所不逮者，往寇之，官军又未尝不在，贼惊以为神。希仪得贼巢妇女畜产，果邻巢者悉还之，惟取阴助贼者。诸瑶尽誓伏，无敢向贼。

希仪初至，令熟瑶得出入城中，无所禁。因厚赏其黠者，使为谋。后渐令瑶妇入见其妻，赉以酒食缗帛。其夫常以贼情告者，则阴厚之。诸瑶妇利赏，争劝其夫输贼情，或自入府言之。以故，贼益无所匿形。希仪每于风雨晦冥夜，侦贼所止宿，分遣人赍銃潜伏舍旁。中夜銃举，贼大骇曰：“老沈来矣！”咸挈妻子匍匐上山。儿啼女号，或寒冻触厓石死，争怨悔作贼非计。至晓下山，则寂无人声。他巢亦然，众愈益惊。

潜遣人入城侦之，则希仪故居城中不出也。贼胆落，多易面为熟瑶。

韦扶谏者，马平瑶魁也，累捕不得。有报扶谏逃邻贼三层巢者，希仪潜率兵剿之，则又与三层贼往劫他所。希仪尽俘三层巢妻子归，希仪俘贼妻子尽以畀狼兵，至是独闭之空舍，饮食之。使熟瑶往语其夫曰：“得韦扶谏，还矣。”诸瑶闻，悉来谒希仪。令入室视之，妻子固无恙。乃共诱扶谏出巢，缚以献，易妻子还。希仪剜扶谏目，支解之，悬诸城门。诸瑶服希仪威信，益不敢为盗。自是，柳城四旁数百里，无敢攘夺者。

希仪尝上书于朝，言狼兵亦瑶、僮耳。瑶、僮所在为贼，而狼兵死不敢为非，非狼兵顺，而瑶、僮逆也。狼兵隶土官，瑶、僮隶流官。土官令严足以制狼兵，流官势轻不能制瑶、僮。若割瑶、僮分隶之旁近土官，土官世世富贵，不敢有他望。以国家之力制土官，以土官之力制瑶、僮，皆为狼兵，两广世世无患矣。时不能用。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变。

初，思恩土官岑濬既诛，改设流官，以其酋二人韦贵、徐五为土巡检，分掌其兵各万馀。夷民不乐汉法，凡数叛。镇安有男子名金，自言濬子。镇安土官乃潜召其旧部酋长，出金而与之盟曰：“若小主也。”诸酋罗拜，拥金归，聚兵五千，将攻城，复故地，远近汹汹。濬诛时，其酋杨留者无所归，率党千余人诣宾州，应募为打手。希仪在宾，留入言，欲往见小主人。希仪故患金，及闻留言，益大骇。因好谓留曰：“是岑濬第九子耶？我向征田州固闻之。”因自语“岑氏其复乎？”欲以深动留，留果喜。已，召留密室，言：“予我重赂，即为金复官。”且出，复呼入曰：“韦贵、徐五今分将思恩兵，必仇金，善防之。”留益大信。金遂从五千人因留以见。门者奔告，请无纳。希仪骂曰：“金，土官子，非贼，奈何不纳。”引入，厚结之，又引以诣兵备副使，随以计渐散其五千人。卒缚金，留亦自恨死，思恩复宁。已，从总督张经大破断藤峡、弩滩贼，受赉归。

希仪镇柳、庆久，渠魁宿猾捕诛殆尽。先后捣巢，斩馘积五千馀级，未尝悉奏功，故多不叙。十九年复谢病，柳人祀之山云祠。旋起四川左参将，分守叙、泸及贵州迤西诸处。其冬，擢署都督僉事，充总兵官，镇贵州。复谢病归。塞上多警，召天下名将至京师，希仪在召中。希仪镇

柳、庆，每战必先登，身数被创，阴雨辄痛剧，故数谢病。至京，亦以病辞。帝疑其规避，褫都督官，令赴部候用。翁万达荐其才。会江、淮多盗，议设督捕总兵官，乃复希仪署都督僉事以往。

二十六年以为广东副总兵。命自今将领至自川、广、云、贵者，毋推京营及西北边，著为令。从总督张岳大破贺县贼倪仲亮等，予实授，仍赉银币。琼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，供徭赋，知州邵濬虐取之。其酋那燕遂结崖州、感恩、昌化诸黎为乱。总督欧阳必进议并万州、陵水黎讨之，分兵五道。希仪适病，最后至，谓必进曰：“万州、陵水黎未有党恶之实，奈何并诛，益树敌。莫若止三道。”必进从之。希仪乃偕参将武鸾、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，斩那燕及其党五千四百有奇，俘获者五之一，招降三千七百人。捷闻，进都督同知，改贵州总兵官。复从岳平铜仁叛苗龙许保、吴黑苗。又以病归。倭寇海上，命督川、广兵赴剿。无功，为周如斗劾罢。

希仪为人坦率，居恒谑笑，洞见肺腑。及临敌，应变出奇，人莫测。尤善抚士卒。常染危病，卒多自戕以祷于神。最后一人，至以箭穿其喉。其得士心如此。

石邦宪，字希尹，贵州清平卫人。嘉靖七年嗣世职为指挥使。累功，进署都指挥僉事，充铜仁参将。苗龙许保、吴黑苗叛，总督张岳议征之，而贼陷印江、石阡，邦宪坐逮问。岳以铜仁贼巢穴，而邦宪有谋勇，乃奏留之。邦宪遂与川、湖兵进贵州，破苗砦十有五。甯山箐者，搜戮殆尽。上功，邦宪第一。未及叙，而许保等突入思州，执知府李允简以去。邦宪急邀，夺之归。坐是停俸戴罪。贼既破思州，复纠餘党，与湖广蜡尔山苗合，欲攻石阡。不克，还过省溪。千户安大朝等邀之，斩获大半，尽夺其輜重，贼不能军。邦宪乃使使购老傜、老倅等执许保送军门，而黑苗甯如故。复以计购乌朗土官田兴邦等斩黑苗，贼尽平。遂进署都督僉事，充总兵官，代沈希仪镇贵州。

台黎砦苗关保倡乱，四川容山、广西洪江诸苗应之。远近骚然，抚剿莫能定。邦宪与湖广兵分道讨破之，传檄十八砦，许执首恶赎罪。诸苗听抚，设盟受约而还。

播州宣慰杨烈杀长官王黼，^{〔5〕}黼党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，总督冯岳与邦宪讨平之。真州苗卢阿项为乱，^{〔6〕}邦宪以兵七千编筏渡江，直抵磨子崖。策贼必夜袭，先设备。贼至，击败之。贼求援于播州吴鲲。诸将惧，邦宪曰：“水西宣慰安万铨，播州所畏也。吾调水西兵攻乌江，声杨烈纵鲲助逆罪，烈奚暇救人乎？”已，水西兵至。邦宪进逼其巢，乘风纵火，斩关而登，贼大奔溃，擒贼首父子，斩获四百七十余人。进署都督同知。

破地隆阡叛苗四砦，又破答千诸砦，擒其渠魁。地隆阡遗贼龙老三、龙得奎结龙停苗老夭、扳凳苗石章保等纵兵掠，执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归，攻梅平砦。官军要擒老三。得奎走免，复与老夭等攻破平南营囤。邦宪侦冉氏在老夭所，阳议赎，而潜击杀老夭。官军遂入龙停砦，并执扳凳砦苗龙老丙，令执献章保。于是诸苗悉降。白洗、养鹅诸苗叛，讨擒其魁，降百餘砦。

湖广溆浦瑶沈亚当等为乱，总督石勇檄邦宪讨之，生擒亚当，斩获二百有奇。浦浦溆平，铜仁、都匀苗相煽叛。邦宪亟驰还，率守备安大朝进剿。先破彪山砦贼，乘胜略定诸砦。获贼首龙老罗、王三等，餘党尽平。又与总督黄光昇，修湖北墩台、烽墩百十所，招降冷水溪诸洞苗二十八砦。

播州容山副长官土舍韩甸与正长官土舍张问相攻，甸屡胜，遂纠生苗剽湖、贵境，垂二十年。问亦纠党自助。邦宪讨之，斩百余人。问潜出，被获。官军乘胜入甸巢。会暮，大雨，迷失道。守备叶勋、百户魏国相等陷伏中，死焉。邦宪夺围出，还军镇远。再征之，贼沿江守。邦宪佯与争，而别自上流三十里编竹以渡。水陆并进，大破之。斩甸，容山平。进右都督。

寻与巡抚吴维岳招降平州叛酋杨珂，剿平龙里卫贼阿利等。当是